研究随笔二

——外行写的三则“老学”小文

Research Essay II : Three Pieces of the Taoist School Written by Laymen

侯幼彬 | HOU Youbin

中图分类号: TU-022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6740(2023)04-0046-02

DOI: 10.12285/jzs.20230720005

我是学建筑学专业的，我写的书里有些内容论及“老学”。我担心“老学”学者不会看“建筑圈”的书，我写的论及“老学”的文字，很可能不为“老学”研究者知晓。因此，特地写这篇短文，我想如果能通过《建筑师》杂志发表在新媒体平台上，或是与“老学”有关联的刊物上，就可以向“老学”研究者提供我的跨行信息线索。

一、释“凿户牖”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刚考进清华建筑系，听说梁思成先生在美国曾去拜访国际建筑大师弗兰克·劳埃德·赖特(Frank Lloyd Wright)，向他请教建筑理论。赖特对他说，“建筑哲学最早源头就出自中国，你还是回国学习自己的先哲吧”。赖特对老子的建筑哲学给予这么高的评价，梁先生很是高兴，回来就跟大家讲了。我知道了这件事也特别动心。我这才知道《老子》对建筑哲学有句话重要表述，历来建筑界的人写“座右铭”，大多首选的就是这句话。天津大学建筑馆立面上镶有大大的、中英文对照的这句话。听说很多人看不懂《老子》原文，觉得还不如看它的英译文能明白一些。

这段《老子》中的原文，就是《老子》第十一章，全章文字只有49个字，全文是：

“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

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

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

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

这章文字在任继愈《老子今译》里的译文是：

“三十条辐集中到一个毂，

有了毂中间的空间，

才有车的作用。

搏击陶泥作器皿，

有了器皿中的空虚，

才有器皿的作用。

开凿门窗造房屋，

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，

才有房屋的作用。

所以，‘有’所给人的便利‘只有’当它跟‘无’配合时才发挥出它的作用。”

看了任继愈的译文，我大体上读懂了这段文字。但是，我有一个疑惑，为什么装门窗？老子用了“凿”字，任继愈译为“开凿门窗”，未作注释。门窗应该是安装到墙体上的，老子为什么说“凿”出来的，这一点在我这里还是一个大问号。我查看了几个注本，对这个“凿”字都没有明晰的注释。汉代的河上公注只说“谓作室”三字，这等于没注释。唐宋注家则扯到凿窑洞、凿穴居的户牖去了。这个“凿”字成了我的“拦路虎”，我对《老子》的关注，就此停顿了。

大约是1977年，我乘长途汽车去咸阳。在咸阳附近，汽车停下让大家下车方便。我也下了车。我突然看到路边有老乡在盖房子，是用“干

作者：

侯幼彬，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。

录用日期：2023-05

打垒”做夯土墙，每个房子都夯成四面封闭的墙。有一个房子，老乡正在已经干燥的封闭夯土墙上凿洞。我猛然一惊，我亲眼目睹到“凿户牖”了。我问老乡，老乡说是为了积肥建厕所，现正在凿夯土墙上的门窗，与我的感觉完全吻合。

我真是高兴极了！我一下子全明白了，夯土小屋是不能预留门窗洞口的，那样会影响夯土的整体性，只能等夯筑干透后再来凿门洞、窗洞。老子时代盛行的正是这样的夯土房屋，《老子》的用词是极为准确的。“凿”这个字算是被我读懂了。可惜当时还没有手机，我的相机也没随身带着，没能拍照。“凿”字虽然已被我弄懂，我还没时间为这写一篇释文。直到我退休后，出版了《中国建筑之道》一书，才在书里正式写了一节释“凿户牖”。对“凿”字我还做了一些旁证。难得的是，我居然从秦简“日书”中查到“穿户忌”的条文。说明当时“凿户”也称“穿户”，需要选择吉日进行。这证实当时夯土筑屋确实是最普及的建房方式。所以河上公都不用为其加注。到唐宋，房屋多为木构，住家已不熟悉夯土居室，就误以为是凿窑洞、穴居的门窗了。任继愈也弄不明白这个“凿”字的含义，他巧妙地回避了，把“凿户牖”直说是“开凿门窗”就轻轻带过，实际上等于没注释。

《老子》全书 5000 字，我有幸注释了其中一个字，这样我们能完整读懂《老子》对建筑的表述，证实法国建筑大师克里斯蒂安·德·鲍赞巴克 (Christian de Portzqtnpart) 盛赞“讲空间关系是从中国老子首先开始的”这一点，也让我很高兴。

二、赞同区分两类“有无”

2002 年，我退休了，迁居回了北京，我开始泡在国家图书馆，专注地泛读那里收藏的几大架跟“老学”有关的书，想写

一本以《老子》的“有无”审视建筑哲理的书。我没想到，我又遇上“拦路虎”了，这次可是大大的“拦路虎”。原来《老子》不只是第十一章论及“有无”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十章中也都论及“有无”。在第一章中，《老子》说：“无名天地之始；有名万物之母，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微。”在第二章中，《老子》说：“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恒也。”

在第四十章中，《老子》说：“天下万物生于‘有’，‘有’生于‘无’。”

这下子把我弄懵了。第一章、第四十章的“有无”，我完全读不懂，完全不知道如何跟建筑关联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几乎进展不下去了。幸好，这时我看到了台湾学者陈鼓应写的《老子注释与评价》一书。他在书中谈到应把这四章论及的“有无”区分为两类。第十一章、第二章的“有无”是论“现象界”的，第一章、第四十章的“有无”是论“超现象界”的。

我看到这个区分的主张，非常高兴。这样我可以只从“现象界”的“有无”来论述建筑，不必涉及“超现象界”的“有无”，可以完全回避“超现象界”的“有无”的干扰，我的整个论述就进展通畅了。

这样，我就写了一本 75 万字的《中国建筑之道》一书。我解读了《老子》的“有无”之道，论述了“建筑之道”“中国建筑之道”。这些论析都能很顺利展开，都能达到理想的哲理深度。这让我深深体会到《老子》在现象界“有无”的哲理精髓以及其与建筑的充分对口。所以，我在这里表态，我赞同陈鼓应先生区分两类“有无”的主张。

三、张一调

也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忘了在什么场合，我听梁思成先生说，有位留美建

筑专业的学生用《老子》的哲理，写了一篇建筑理论文章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。这事也很打动我，但是因为梁先生没讲此人的名字、校名，我以为很难查找，一直也没去探听，只是心里总在想，这位先行者是谁？他到底写了什么？

2018 年的一天，台湾的郭肇立先生光临我家看我。郭先生曾主编 *Dialogue* 中英双语杂志，刚创刊时他向我约稿，我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建筑小品，他给每一篇都配上英文译文，并将插图做了有趣处理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他和我在家里畅谈，我提起梁先生讲到那位哲学博士的事，郭先生说他知道，这人叫“张一调”。他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 *The Tao of Architecture*，中译就是《建筑之道》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1956 年就获这本书的出版权，中国台湾书店还能买到。我真是高兴极了，这个久久的疑团，没想到轻易地就由郭先生帮我解开了。郭先生还特地在台湾买了一本 1981 年出版的送我。我在这里谨向郭肇立先生致深深的谢意。

知道“张一调”名字后，我也很快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（现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）吕祖谦先生对这篇论文的中译文。张一调学位论文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：一是“建筑视觉中的自然生命运动”；二是“变化和补充”；三是“均衡与平衡”；四是“个体与整体”。张一调论文当然没有区分两类“有无”，我也觉得他写的不得要领，但我还是很感谢这位先行者，他应该算是最早探讨《老子》建筑哲理的学者。我认为张一调的论文也可以说是从反面证实了区分两类“有无”的必要。